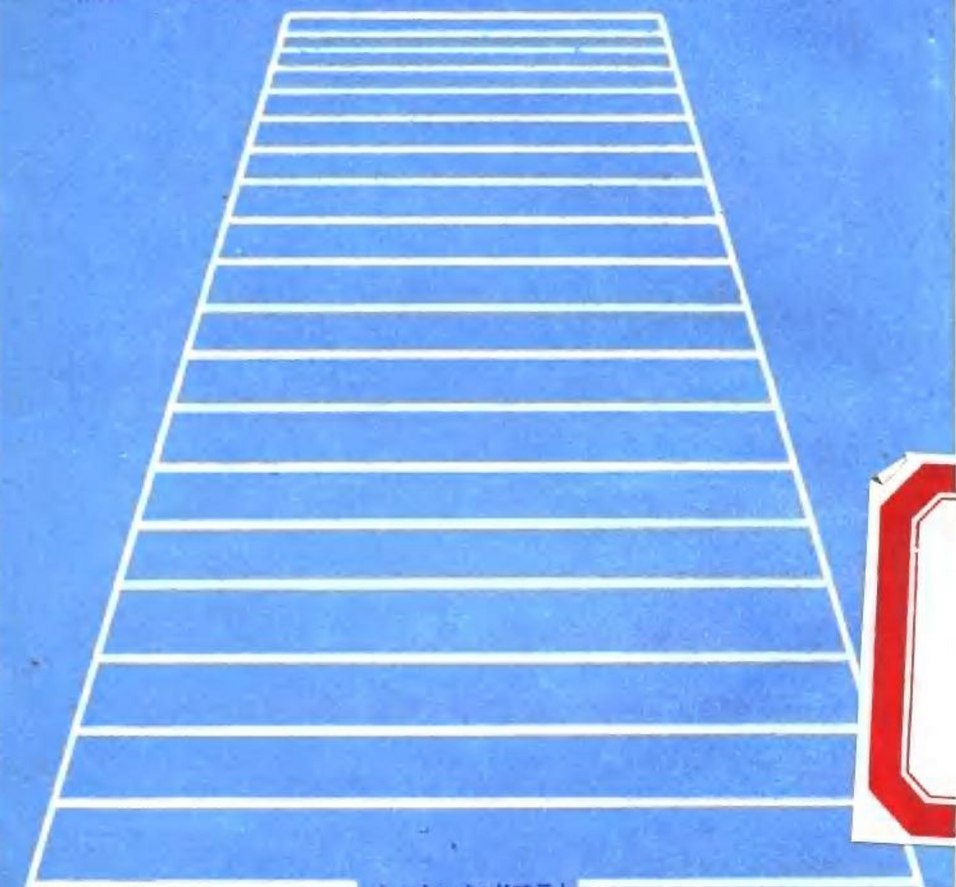


邁向經濟的新紀元

——日本成功的代價

Toward the Next Economics and Other Essays

彼德·杜魯克 著 林肇熙 譯



志文出版社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新思潮叢書29

邁向經濟的新紀元

——日本成功的代價

Toward the Next Economics and Other Essays

彼德·杜魯克 著 林肇熙 譯



迈向经济的新纪元

——日本成功的代价

林肇熙 译

志文出版社 出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重印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37号)

通州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199.

199.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2,600

ISBN: 7-500-1234/F·28

定价: 4.00 元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通过中华版权代理公司

购得重印权 限国内发行

目錄

推進與防範／代譯序	一
爲日文版作序	五
原序	七
日本成功的背景	一一
日本在動盪時代的態勢	二九
尋求新經濟學	四三
環境十字軍的救援——無法避免的高成本環境保護	六三
企業與技術	七八
神話與現實——多國籍企業與開發中國家	一〇三
目標管理的意義——行政改革的嚮導	一二〇
科學管理法的現代意義	一二七
無聊的董事會——改革董事會之道	一四八

限齡退休制的演變——超限齡退休時代的來臨·····	一六五
科學與產業——敵對的相互依存問題·····	一八一
六大罪狀——政府機關無法獲得成果的方法·····	一九五
透過日本美術看日本·····	二〇五

推進與防範／代譯序

彼德·杜魯克 (Peter F. Drucker) 是當代備受矚目的經濟學家、企業管理學家、社會學家——我們甚至很難用固定的頭銜來界定他，這位在維也納完成大學預科、在德國法蘭克福獲得法學博士的傳奇人物，日後成為以英文寫作的傑出暢銷作家。

彼德·杜魯克以一系列的著作：「現代的經營」「斷絕的時代」「看不見的革命」「亂流時代的經營」「邁向經濟的新紀元」（「日本成功的代價」）「變動世界的經營者」「創新與企業家精神」等書，名噪一時，飲譽全球企業界，他在日本企業界更是廣受推崇的專家學者。

杜魯克之所以能在日本獲得廣大的聲譽，實在是其來有自。他與日本保有極深厚的淵源，曾蒞臨日本達十餘次之多，在日本也有不少的知音與好友——正如作者在本書的「日文版」序言中所說，杜魯克自己曾長期醉心於日本的藝術，並對日本的歷史、文化、社會、經濟結構有精湛、深入的瞭解，時間長達半個世紀以上，因此他對這個國家展現的透視力，並不停留在老套的讚美或批判，而是一針見血、鞭辟入裏的獨特分析。這種功力，除了本書中三篇針對日本而發的論文之外，讀者還可從「透過日本美術看日本」一文見其端倪，這個水準絕非泛泛之輩的所謂「日

本通」所能望其項背的。

此書之寫作原爲美國讀者而寫，實際上，杜魯克乃是用全盤的透視與世界性的眼光去看所有先進國家必將面臨的各種問題：諸如伴隨科技文明而來的環境、公害、污染、核能、生態、噪音、人口問題以及這個新世紀的諸種夢魘！

本書搜集杜魯克近十年來在「哈佛經濟評論」等雜誌發表的論文編纂而成。前此，類似這樣的評論文集也印行過兩集，出版後，極受讀者稱譽。作者這類文字，不但顯示他淵博的學識、銳利的觀察、專業的訓練，同時在在流露他對世界人類的關懷——他知道科技給人類史上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可是這種殺雞取卵的「推進」，如果不預作「防範」，人類將來所面臨的下場必然是一個無以挽回的悲劇。

戰後四十年來的日本，無論在文化、經濟、工業、科技……各個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現，而且躍上第一流的國家，甚至與西方強國並駕齊驅而有過之。然而無可諱言的，日本也遭遇到許多棘手的問題。職是之故，他們對於杜魯克這位立刻就問題分析，而不一味阿諛逢迎的諍友，真是打從心裏尊敬、佩服。語云：「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在這個爾虞我詐的時代，說真話的謀士，也是不多見的呀？！

約翰·J·塔蘭特在他爲杜魯克所寫的傳記：「杜魯克：開創企業社會的人」一書中曾這樣

說：「杜魯克一直都是一個未來主義者，但這是在不同的意義上而言的。在杜魯克的作品中，他關心的是現在的行動和決策的『未來性』。他由目前的發展去推斷將要來到的事物。他雖然提出預測，但這不是他的首要任務。他的貢獻是辨明主要的動向，以求有助於塑造一種方式，人類憑此不單可以與將來的事物一起生活，而且可以生活得更愉快。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他便已猜度在他認定將會終結的結構基礎上，可以建立起一個什麼性質的社會。在以後一些著述中——特別是『新社會』『明天的里程碑』——他特別注意技術和它對社會的影響。但是他從不把機器當作是起決定性作用的。他的注意力集中於人類。他企圖把可以為人類服務以應付未來的那種哲學方針和知識領域勾畫出來。但杜魯克總是把變化當作世界的常理來加以接受的。他否認那種以為變化可以預先防止的說法。他並不認為變化的特性是破壞或使人喪失。他也沒有把變化加以神化。杜魯克說：『變化是不可避免的。我如何與它一起生活，如何應付它，這實在是我們作為文明人來衡量的一種尺度。』」上面這一段話可以說對杜魯克那股探索的光焰與熱情做了一個佳妙傳神的界定。

此外，我們知道，杜魯克奇妙的魅力，有極大的因素來自於他那淵博、睿智的學養，在社會學領域裏，他擁有法蘭克福法學博士這樣專精的訓練。在政治學方面，我們從他第一部著作『保守的政治學說和歷史的變遷』，即能窺其一斑。這一部著作在當時等於是一篇反納粹的宣言，結

果注定了他流亡放逐的命運。心理學方面來說，他也是家學淵源，杜魯克的母親便是佛洛伊德門下的學生之一。至於經濟學領域，他的恩師傅恩·朱瑟斯對他放棄經濟學專一的研究，終其一生都不肯原諒，尤其令人驚異的，他還是凱因斯最早期講座的入門弟子，此外他對社會學、藝術、文化史、歷史廣泛的涉獵，使他與『未來的衝擊』一書的作者杜佛勒成爲這個時代「未來學」巨擘的雙璧。

然而杜魯克的寫作、風格、見解都與杜佛勒迥異其趣，我們當然也無法用「未來學權威」概括他。簡言之，從杜魯克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思路緊扣着人類社會發展的脈搏，他能掌握動盪激變中的時代訊息，他用自己獨特、創意性的觀念來詮釋這些變動，並爲人類提供一套有效的因應策略。

這本書英文版原書名爲：『Toward The Next Economics And Other Essays』，譯者把它定名爲『邁向經濟的新紀元』，並保留日本版的書名：『日本成功的代價』做爲副標題，因爲譯者所據的日譯本，與英文版所收錄的文字稍有出入，作者已在日文版序言中聲明，無庸在此贅述。

爲日文版作序

彼德·杜魯克

對本書印行日文版的事，我曾感到十分猶豫，因爲其中有三章是敘述日本的。其實我對日本並非十分了解，因此也深深地體會到身爲一個外國人嚐試完全了解日本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許多日本人必定非常關心在外國人眼中的日本及其文化究竟是何種情形。況且，我對日本發生興趣，醉心於日本的藝術、着手學習其歷史與文化已經近半世紀了。所以我姑且不論這三篇有關日本的論文在日本讀者眼中究竟會發生何種反應，但對於了解在日本以外，至少對日本人眼中的專家、其建言廣爲接納的外國人，而且是日本真正朋友的外國人，他們有何種關心、看法、想法，或許能有所裨益。

不過，本書中有關日本的只有數章，其他各章皆爲不同的主題。

至於論文的選擇方式，擬訂兩個原則。第一是論文的內容，以單純而一時性的話題作討論，將全書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上。第二是主題的多樣性。嚐試從社會、政治、文化各觀點上，網羅所有重要的問題。以此種方法廣泛地網羅了經濟學、經營管理、科學與經濟、產業之關係，以及有關政府機關經營的基本問題等。

另外，必須對日本讀者說明一點，原稿於發表前曾略作修改，使得例如述及政府機關的目標管理及成果的兩篇拙論，內容完全針對日本的國營鐵路。這是因為有些問題與解決方策，無分日本或美國在處理上幾乎是相同的緣故。

本書在發表的當時，完全是為美國的讀者而寫的，但也談到一些日本讀者十分熟悉的事。儘管傳統、歷史及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所有的先進國家（包括共產世界的先進國家）都同樣面臨了人口結構的激烈變化。本書大都討論這種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衝擊，以及所有先進國家因經濟發達所帶來的環境問題、現代社會體系之效率問題等。因此，本書所談的都是先進國家所共有的問題，即使有關日本的三章，也與各國共有的問題有一脈相通之處。由衷地希望能與長久以來交往甚為愉快的日本讀者們，再次經由此書達到直接的溝通。

一九八一年元旦

原序

本書所收錄的十二篇評論（在譯本中增加『財星雜誌』（Fortune）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號刊載的「日本在動盪時代的態勢」共計十三篇）作者與立論觀點皆出自一人。主題雖甚多，但均探討有關現代社會的生態學。內容涉及相當廣泛，對人類而言，敘述實現價值、傳統、信念的手段；對現代知識分子而言，則探討生計之來源、自我實現、決定社會意義的組織團體如政府、企業、大學等。並且以最近十年來社會生態所發生的結構變化為中心議題，從而加以討論。諸如先進國家的人口結構變化、政府機關、企業的董事會、大學或醫院的理事會等，應以久經確立的各機關角色之變化，以及科學與社會關係之變化，以期尋得各種原理變化的真正根源。

本書中亦探討了環境、退休年齡、技術革新等現代問題。這是從近十年來的作品中，選擇屬於「評論」性的文章，而捨棄「報導」性的文章。「評論」與「報導」的差異，並不在於文體或篇幅的長短，而是取決於執筆的目的。所謂「報導」乃掌握瞬間的照片；所謂「評論」則是掌握瞬間之本質的肖像畫。本書即以現代問題為討論的對象，企圖從現代的瞬間，理解問題之根源，以預測未來，眺望恆久。期望能和數世紀前去世人物的肖像畫一樣，本書中的評論也能與讀者進

行直接的溝通。

書中絕大部分評論的主題，屬世界上所共有的，或至少為非共產世界的工業先進國家的共同問題或挑戰（甚至包括共產世界的工業先進國家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但是，由於這是針對美國人的美國作家所寫的美國讀物，所以其引證的實例或數字多以美國為主。

在外國的讀者看來，「科學與產業——其敵對的相互依存問題」這篇論文或許有些特異。這篇論文是專為美國科學學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一九七九年度大會撰寫的，在會中並發表演講。至於如何建立綜合性大科學（big Science）與社會的關係，各國因國情不同而有差異。在德國人看來，二者在今日美國所形成的扞格，覺得十分幼稚、好笑。相反地，就英國人或日本人看來，無論二者在美國如何對立而難解，二者的交流必然將密切得令人難以相信。況且，德國人、英國人、日本人也認為，在標榜實用主義的美國，有組織的「官製」科學能保持百年之久的無污染「純潔」，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然而科學知識的生產者，也就是科學家與科學知識的使用者及消費者——政府——與產業間精神結構和價值體系的乖離，是存在於所有先進國家的問題，尤其對科學形成了嚴重的威脅。

本書中包括三章非全世界性的事件或問題，而是針對日本而發的論文。對於這個國家的興趣，我已持續五十年以上的歲月，過去也曾訪問過十多次。我覺得日本的魅力在於它是完全特異

的一個國家。他們自成一格，說是「亞洲化」，但在某些方面，則不如說它是「歐美化」來得更恰當。不過有時它又是具有兩種風貌的國家。歷史家、社會學家或評論家認為「萬國共用的法則」，並不適用於日本。日本是所有文明國家中，直到一百年前為止（寺廟及天皇除外），唯一沒有土地所有權存在的國家，其人民唯獨對土地生產物具有權力。日本是所有文明中，長達二百年以上，在自發性與外界斷絕交流的情況下，仍能不斷地保持其對外界的藝術、學術、技術強烈熱衷的唯一國家。在所有文明中，不論對國外或國內，二百年來完全沒有戰爭，而處於以軍事獨裁體制及戰爭倫理為基礎法制下的，也唯有日本這個國家。

據我所知，在所有的文明國家中，唯有日本是用心接觸比用眼睛看更能理解的國家。這個國家在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後期之間，擁有世界上最高的識字率。因此在本書最後一篇的論文中，嚐試運用知性的眼光，也就是透過設計和視覺藝術企圖理解日本，與運用哲學分析了解其他文化一樣的道理。這個嚐試之是否能成功留待讀者來判斷，不過這個嚐試倒是重要的。在當今世界，如果將日本這樣重要的國家摒棄於我們西方國家關心的範圍之外，實在有些不當。如果能藉這篇論文，在西方或日本的讀者中，即使只有幾個知音，產生如同在美術館或卓越藝術家看日本繪畫的影響力，我和那些人都必然能獲得充分的回報。

每次論文集付梓之際，都禁不住會萌生重寫的欲望，但我依然抗拒了這種欲望，而只是修正

幾處曖昧的部分，例如在一九七八年我所寫的部分，只是將「去年」二字改為「一九七七年」而已。我覺得從其中能用以試驗我的意見、偏見或預論是否承受得起時間的考驗，這是極為公允的一件事。但有一篇文章却不能不作大幅度修改，那是最後的一篇「透過日本美術看日本」。這篇文章本來是要投給「筆歌」的，那是爲一九七九年與一九八〇年在紐約、劍橋（麻薩諸塞州）丹佛、舊金山、以及西雅圖舉行的日本美術展，由哈佛大學的約翰·羅森費爾德，與西雅圖美術館的亨利·特爾布納編輯。因此這篇文章曾提及在展覽會中展示以及在目錄中使用的繪畫。本書刪除了這部分文字。雖然以此代替極美麗的目錄，言語實在是有其限度的，但我相信讀者必能領會我想說的話。

本書是我的第三本評論集。第一集和第二集是搜集我三十年來的作品編纂而成，由哈帕·勞（Harper & Row）出版社於一九七〇年與一九七一年印行。出版後，不論精裝或平裝本都受到廣泛的喜愛。由衷地希望本書也能和前二書一樣獲得舊雨新知的支持，因爲對寫書的人而言，即使是最批判性的讀者，也是本人衷心歡迎的朋友。

一九八一年元旦於加州克雷亞蒙特

彼德·杜魯克

日本成功的背景

所謂「日本株式會社」的神話

最

近某法律事務所的年輕律師對我說：「我怕日本人尤甚於俄國人。」

「的確，俄國人雖欲征服世界，但他們的團結是來自上級的強制。一旦問題發生時，不見得能維持下去。日本人也想征服我們，可是他們的團結來自內部，他們像一個超級大企業一樣的行動。」

以上是他的說辭。可是，與其說這件事是事實，無寧說是神話。日本人的確在世界經濟中學得有效靈活的方法，而且國民輿論也極為支持上級的政策。可是他們的團結，並非由於「日本株式會社」，換句話說，並非以整體的思考與行動維繫的。究竟何種動力發生這樣的效用呢？這個「動力」才是人們深感好奇的事，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事。那是爲了創造有效的政策與有效的行動，意圖性的運用磨擦、多樣性、見解差異的策略。

對日本人而言，「日本株式會社」聽來實在是笑話，而且是無趣的笑話。日本人只會看到自

己的對立，絕非一個「整體」。他們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上所經驗到的，是緊張、壓迫或傾軋，絕不是「調和」。例如在主要的銀行之間或主要的產業團體裏，雖無不法的競爭，但仍相當激烈。而且所有的日本人都投入內部派系的鬭爭。與所謂的團結或合作相去甚遠。又如日本組織特徵的爭執，政府的某部門向其他部門發動無成果的游擊戰，抑或黨內和內閣派系間的掣肘或爭奪等，在企業或大學等其他組織裏，也是屢見不鮮的。在外國人眼中，企業與政府間應有密切的合作關係才是，但對日本企業家而言，政府經常試圖干預並加以控制，與他們不斷地在拔河中。某大企業董事長說：「我們的確是抓住同一條繩子，但拉的方向却正好相反。」同時政府於產業界內部建立相互合作體制，使其符合政府所預定的國家利益之構想，也未獲得完全成功。號稱全能的MITI（通產省），雖然二十年來不斷地施加壓力，但也沒有能將主要電腦廠商的努力取得統一。這些事情在德國、法國、英國等曾經推行過。

許多外國人稱讚日本獨特的協調性勞資關係。但反觀日本大眾，却經常對日本政府所有的國家鐵路發生的不法罷工投以惡言惡語。民間部門的勞資關係，因其勞工工會極其虛弱，才能保持調和。而在公共部門（美軍佔領的遺產）的勞動工會則非常強大，絕無任何協調可言。事實上，某勞動工會的幹部曾不滿地表示，這種制度不如沒有工會的美國企業。例如在IBM中，才能看到所謂「日本株式會社」式的勞務政策與「協調」，相較之下，日本根本沒有所謂的「協調」，